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从根本上说，在琐碎生活细节的表现之下，徐则臣所思考的毋宁说是一些更为超验、更具思辨性的主题。他曾坦承自己患有“意义焦虑症”，总想追问“意义的意义”——“我更喜欢想象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足够高的地方，直到把这个世界看清楚。”

苍 声


徐则臣◎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苍 声

徐则臣◎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声 / 徐则臣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4-3

I. ①苍…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59 号

策 划: 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 康志刚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9.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4 千字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主 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执行副主编：康志刚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20世纪的1992年至2002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7辑，出版了67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20世纪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67本，已是21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7年以前的1992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59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61	096	133	146	161	205	240	257	266	283	305	307
啊，北京	苍声	长途	大雷雨	露天电影	逆时针	人间烟火	伞兵与卖油郎	时间简史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小说、批评与学院：徐则臣三题	徐则臣作品要目	获奖情况

啊，北京

我查了一下过去的日记，3月26号，我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认识的边红旗。看明白了这个日期就觉得实际上没必要查，3月26号是海子的祭日，1989年的这一天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个纪念。我在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边红旗，在交流中心会议厅里，热烈地挤满了说诗、听诗和看诗的人。我是看诗的，具体地说，是来看诗人的。这是我一直的愿望，想集中地看看诗人们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不写诗，也不大懂诗，所以好奇。

朗诵会轰轰烈烈地开场了，穿裙子的主持人激情澎湃地介绍了诗歌节的有关情况，然后请出第一位朗诵的诗人。接着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我就看见了那些传闻中的诗人从我面前走过，站到了灯光闪耀的舞台上。很高的，很矮的，身材臃肿的，细脚伶仃的，披一头长发的，剃光头的，满面稚气的，一脸大胡子的，扭捏近于女性的，粗犷肥硕更像是屠夫的。走马灯一样，从右边的台阶上去，朗诵完了再从左边的台阶下来。声

音也各不相同，有的普通话很好，不写诗了可以改做播音员，也有的整个是一结巴，一两个字就要分一次行，还有的干脆用家乡的土话，四川的，湖南的，出口就是干货。用上海广州的方言我就听不懂了，稀里糊涂的像在听歌。每一次我都热烈地鼓掌，比他们朗诵时还要认真，尽管有些诗我听不懂。比如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小女孩，在主持人宣布下一位朗诵的诗人之前，见缝插针地冲到了台上，她说她要朗诵。她解释了一番理由，就是这个以诗会友的机会难得，她大老远跑来，还花了三十块钱打出租车，然后接着说她刚出家门时看到一个比她还小的小男孩，大概上幼儿园的模样，一直跟着她，把她吓坏了，她让他走开，他不听，还是跟着，于是她想到了绑架、勒索、性骚扰和谋杀，就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冲到她前面，抱住了拴在花坛的砖头上的一条长毛狗。然后她说，我朗诵完了，谢谢大家。

就这么结束了？她朗诵完了，也就是说，她的诗结束了。我根本就听不到诗从哪里开始的，还以为她一直在述说她朗诵的前奏呢，它就结束了。这让我更加自卑，我的确不是写诗的料。有了这个经验，我后来逐渐发现，很多诗人的朗诵都像那个小女孩，我只看到他或她在台上哗啦哗啦地说话，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的诗歌朗诵完了，就下来了。应该说，是那个女孩把朗诵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接下来就不断有诗人从大厅的各个角落里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地抢在入选名单的诗人之前来到了台上。边红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开始我对他并不感冒，甚至有点讨厌，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不住地唧唧歪歪，不是说这个的诗烂，就是批评那个的诗缺少冲击力。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留一个平头，松松垮垮地套一件红色毛衣，嘴还在动。我讨厌别人在会场上嘴伸得老长去义务点评，哪怕他说的全是真理。过一会儿我又回过头，我说你能不能听听别人怎么说。

“我一直在听，”他很认真地说，“他们说的不好，你一定听出来了，不刺激。诗怎么能这样写呢？”

我咳嗽两声没理他，他却看见了我放在腿上的一件广告衫。那东西是我和朋友到他供职的报社去玩，办公室的主人坚持要送我的，说多的是，谁穿都一样。让我给他们做广告了，我就拿了一件，大冷的天。

“你那文化衫借我用一用吧。”边红旗拍拍我肩膀。

为了让他住嘴，我毫不犹豫地扔给了他。他呵呵地笑两声，又问我有笔没有，最好是签字笔，越粗越好。我真是烦透他了，把水笔又扔给他。三个诗人朗诵的时间，他把笔递给我。然后我就看到他大步流星地经过走道，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套那件文化衫，在主持小姐惊愕的当儿，他已经登上了舞台，站在了众多的灯光和目光之下。文化衫已经收拾停当了，套在红毛衣外面，前面写着两个粗大的英文单词：“NO WAR”。他一定把我的墨水全用光了。

“我叫边红旗，一个绝对的民间诗人，”他说，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写诗的时候叫边塞。从来没在报刊上发表一首诗，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诗人，我有点紧张。对，我叫边塞。拿起笔的时候我是个诗人，目前可能只有自己承认；放下笔我是个办假证的贩子，就是在北大门口见人就问办不办证的那些。哪位要想办假文凭可以找我，诗人打八折。”

他说得大家都笑了，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主持人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他轰下台去。这时候他说：

“我现在以诗人的身份说话，我痛恨刚刚开始的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人类不要战争！NO WAR！NO WAR！我听了太多不疼不痒的诗歌，现在我给大家朗诵我在半个小时前创作的一首诗，刺激的，担当的，过瘾的，呐喊的——《让美国的战车从伊拉克的土地上滚出去》！”

然后诗人边塞就斗志昂扬地朗诵起了他的新作。我记不清那些像钢筋一样干硬火热的诗句了，大致意思就是他说的，人类不需要战争，让美国的战车从伊拉克的土地上滚出去。这首诗我是听明白了，尽管有的地方有点不对味，总体来说还不错，加上他的声音豪放而且煽情，效果很好。朗诵完了，他下台的时候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看到他转身的时候文化衫的后背上那条鲜红硕大的报纸的广告词。

那几天美国刚对伊拉克开战，传媒每天都向我们报告伊拉克人无辜死难的数字。边红旗的诗激起了大家的共鸣，他从台上下来，像英雄从伊拉克苦难的土地上归来。我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怎么样，哥们？”他回到座位上，依然穿着他的灵机改造的反战T恤，把脑袋伸到我旁边说，“够味吧？”

我笑笑，转脸看了他一眼，这家伙一脸天真的得意，像个抢到了糖果的小孩。我对他的感觉好了一点。“很不错，”我说，“枪响之后，应该有这样的诗歌出现。”

随后又有好几个诗人朗诵了反对战争的诗歌，把朗诵会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推向深远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要说的是边红旗，这个自称诗人边塞的家伙，在朗诵会结束之后要请我去西门的小酒馆喝一顿，因为我不打算要他还我一件T恤衫，也不想要他一件T恤衫的钱。

“你一定要去，”他说，当时我们站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外阴冷的水泥地上，观众和诗人们逐渐散去。“我是用一个诗人的身份请你，而不是一个搞假证的二道贩子。”

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只好答应。我们穿过三月底清冷的北大校园，来到西门外一家叫“元中元”的小饭店。他说他经常在这里吃饭，在海淀附近晃悠累了，就到这里要两个小菜，两瓶啤酒，自己安抚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混，还是干这个的，不容易。

边红旗和饭店的老板很熟，酒菜很快就上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边红旗问我。“学生？”

“无业游民。”

“就这些？我不信，这在北京是活不过两个月的。”

“没事写点小说和豆腐块的小文章。”

“是这样，”他说，“我们还是同行呐，来，干掉这一杯。”

喝酒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见过他，他在海淀附近已经晃荡了两年了，向陌生人揽活儿，办假证。因为我也在北大附近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蚂蚁和象有时候还要碰碰头呢。我想了想，没想起来，我对办假证的一向敬而远之，尽管我也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文凭和身份，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屁用没有。

“干这行生意不错么？”

“怎么说呢，碰上了三五百不成问题，运气好了，逮着个冤大头，千儿八百也不在话下。就怕撞不上，一周喝上七天风也不是没有过。”

“听说抓的还挺严的，你不怕？”

“怕又怎么样？总得活下去，我喜欢这地方。北京，他妈的这名字，

听着心里都舒服。”边红旗咕嘟咕嘟又喝下了一杯。“抓到了就给打一頓，大不了罚点钱，就出来了。也有蹲的，三两年，那就不好弄了。我是小杆子，赚个拉皮条的钱，接了活儿送给人家干，身上搜不到东西风险就小多了。说这个干吗？我们谈谈诗，说说文学，你搞小说几年了？”

几年了？六七年了。不过24岁之前的东西算不上小说，正儿八经搞出点像样的东西的也就这几年，多少知道点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写的慢，发的少，稿费连买书都不够，所以要给报纸和杂志写些甜蜜蜜的小文章。就这样。

“呵呵，”边红旗在我对面笑起来，“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喜欢北京？”

喜欢。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的其他的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得找不到路了，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

“喝酒，喝酒，让诗人和小说家干杯。”边红旗又举起了杯子，我们又要了两次啤酒，桌子上已经摆了八个空瓶子了，燕京牌的。“不行了，喝多了，喝。”

的确喝多了。我还好，酒量有限，不敢放开肚皮，边红旗喝多了，他以为自己很能喝。我们一直喝到饭店打烊，老板示意我们该走了的时候，边红旗已经趴在了桌子上。我拍拍他的脸让他醒醒，他在鼻子里嘟嘟哝哝地答应我，眼睛就是睁不开，我后悔跟他一块喝这顿酒了。一顿无聊的酒，说了一堆无聊的话。架着他离开饭店的时候我更后悔了，他重的像头牛，闭着眼歪在我身上，还不忘抓住那件写了“NO WAR”的T恤。我突然觉得这家伙其实蛮有点意思的，一个办假证的，却想着写诗，还理直气壮地在谴责战争的时候亮出自己不法分子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现在已经问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了，我只好把他带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栋破楼里，和大学同学孟一明合租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原来还有一个老同学与我们合租，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考了两年没考上，心灰意懒地回老家去了。他走了，空出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住，就成了孟一明的储藏室。他老婆也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间房子装不下。若是平常，我从北大出来就直接步行，穿过蔚秀园，过了万泉河就到了承泽园的住处。现在不行了，边红旗成了一头失去行走能力的

牛，我只好打车把他带到了承泽园。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弄上三楼，孟一明和他老婆已经睡了。我开了门，边红旗准确地躺到了我的床上，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骂了他一句，他没反应。我的床给他占了，这一夜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他的脚很臭，但却自觉地伸进了我的被子里，看得我心疼。我洗脚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铃儿响叮当》的调子。他哼了一声，转身又睡了。手机顽强地响着。我拿过来，上面显示“老婆”两个字。是他老婆打过来的。我替他接了。

“你在哪儿？”对方的女声吓我一跳，有点凶，声音不是很悦耳。

“你是边红旗老婆？”我说。“他喝醉了，没法回去了，睡在我这里。”

“我，我是他老婆，”对方说。“你是谁？他没事吧？”

“没事，就是喝多了。我是他朋友。”

“好的，麻烦你了。他醒过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挂了。

二

第二天上午边红旗醒来，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睡到了这里？我一听就冒火，我他妈的把舒舒服服的床铺让给你睡，自己在沙发上蜷缩了一夜，你好像还委屈了。他蹲在沙发边上，他的口臭我受不了。我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说：

“你还有点人性没有？要不是房间里还有点暖气，我早冻成人干了！”

“哎呀老兄，不好意思，昨晚我喝多了，”他又冲着我说话，自觉地用手遮住嘴。“送佛送到西，有空牙刷没有？旧的也行，只要不脏。”

我裹着毯子起来，从抽屉里找了一个用过的牙刷给他，然后打了一个哈欠躺到了床上。这一夜把我折腾死了，蜷在小沙发里，几乎把自己折叠起来了。还有点冷，凌晨四点钟我被冻醒了，爬起来到箱子里找了羽绒服穿上。

边红旗从洗手间里出来，人精神了不少。“这地方很不错呀，叫什么名字？”

“你说我这房子？左岸。”

“赛纳河边上的左岸？”他笑起来，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现在附庸风

雅的人可真不少，什么都叫左岸。没看出来你还很小资。”

“穷得丁当响，小个鸟资！万泉河左边的岸。”

“我说呢。你这房子有点问题好像，我刚刚看到一个女人从洗手间里出来，”边红旗诡异地说。“是不是还有段好看的故事？”

“扯淡，那是人家的，朋友之妻。我们合租的这房子。”

“一套三的，你们住得完吗？”

“住不完也得住，闲着也是闲着。”

“租给我怎么样？我想要一间，最小的也行，钱一分不少。”

“这事我得和一明商量一下再说，”我说，看来也睡不着了，索性起来。“对了，你老婆半夜三更打电话，查你的岗。你原来住哪儿？”

“我老婆？”他有点吃惊，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个女人！”他说，拨了一个号码，刚拨通手机没电了，断了。

我把手机给他，他没用，说算了，不打了。又点上一根烟，在烟雾里半天才说：“她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在乡下的小镇上。”边红旗的脸色板起来了，他一正经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用他的话说，这里头看来很有点故事可讲了。

边红旗抽完那根烟就离开了我的住处，临走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的洒脱，说这个左岸也不错，万泉河的左边，能靠上水就是好地方。我把他送下楼，他拍了拍楼前那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又嘱咐我，他想跟我们合租那房子，请我务必和孟一明商量一下，他是个办假证的，但绝不是坏人，还是个诗人呢，他拿自己打趣。

他走了我就把这事给忘了，第二天晚上正在电脑前敲键盘，他打了我的手机。口气很郑重，他说他的确想租，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每天都要为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伤脑筋，他不想见那个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房东。他让我尽快和孟一明商量，越快越好。我只好去敲一明的房门，他老婆，其实是他女朋友，沙袖，让我进去，她正坐在被窝里嗑瓜子看电视。她说一明在隔壁赶教案。一明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业余给一个民办高校代课，赚钱养家糊口。我想这事先和沙袖商量可能更妥当，就把边红旗的要求说了。

“就是昨天上午那个人？”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

“办假证的？”沙袖犹豫了。“我们家一明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还是个诗人？”沙袖眉目有点松动了，她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明过来。

孟一明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一明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

“那好，我就把他回绝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边红旗的电话，沙袖就在客厅叫我了。边红旗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说，先等一下，过会儿再打给你。

一明说，沙袖同意了，她希望那一个房间也能租出去。

“那你的意见呢？”我问他。

“就按袖袖说的办吧，”一明说。“当然是听老婆的。”

沙袖说：“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明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

“一明，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明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袖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明和沙袖放心了不少。

和边红旗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块头小一号的小伙子，是他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叫他小唐，是他生意上和活里的小兄弟。另外一个女孩，长相还行，头发有点干枯，后来细看一下，不是干枯，而是焯油焯的欠火候，成了干涩的土黄。边红旗没有介绍，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是